



红姨

HONG YI

王周生 著



白玉兰丛书

红 姨

王周生 著

四川教育出版社
二〇〇一年·成都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姨/王周生著. —成都: 四川教育出版社

2000. 10

(白玉兰丛书)

ISBN 7-5408-3490-0

I. 红... II. 王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5944 号

责任编辑: 杨振民

装帧设计: 王 凌 何一兵

责任印制: 李 力

白玉兰丛书——红姨

出版发行: 四川教育出版社

(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: 610012)

印 刷: 成都书林印刷厂

(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东街 42 号 邮政编码: 610045)

版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书 号: ISBN 7-5408-3490-0/I·37

字 数: 265 千

印 张: 13.25

印 数: 2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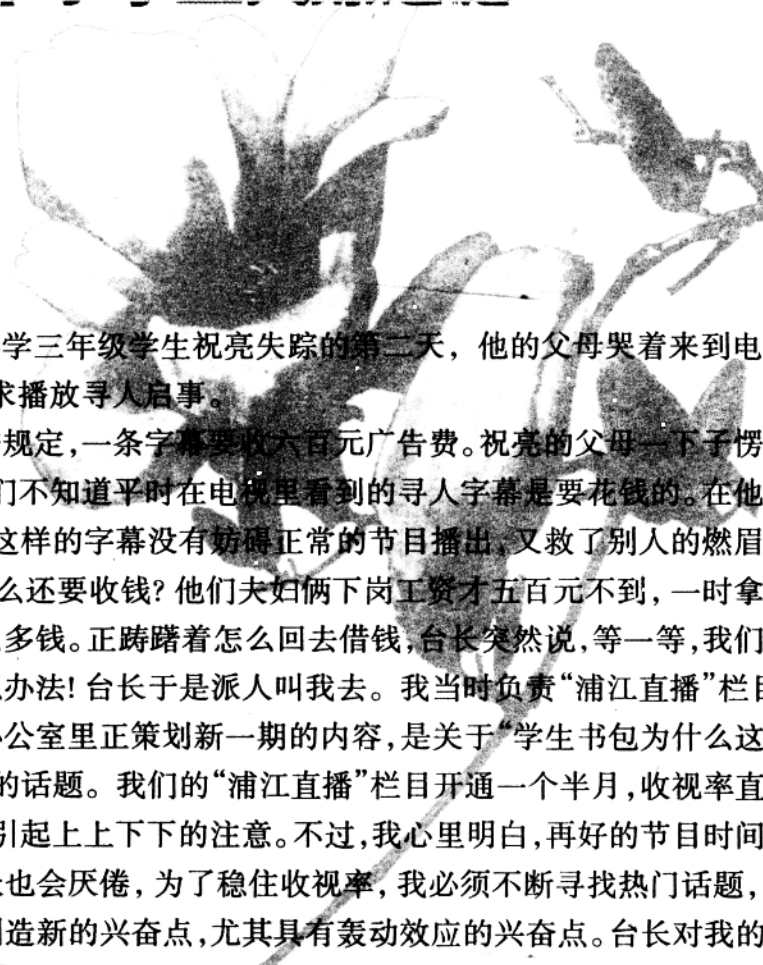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4.00 元



一个小学生失踪之谜·····	1
黑人理发师巴瑞·····	36
好一朵茉莉花·····	52
神父鲍伯·····	56
布兰尼卡·····	68
红 姨·····	84
鸟飞过·····	113
车 祸·····	128
面 膜·····	144
星期四，别给我惹麻烦·····	182
跋——蜗牛也快乐·····	209



一个小学生失踪之谜



小学三年级学生祝亮失踪的第二天，他的父母哭着来到电视台，请求播放寻人启事。

按规定，一条字幕要收六百元广告费。祝亮的父母一下子愣住了，他们不知道平时在电视里看到的寻人字幕是要花钱的。在他们想来，这样的字幕没有妨碍正常的节目播出，又救了别人的燃眉之急，怎么还要收钱？他们夫妇俩下岗工资才五百元不到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正踌躇着怎么回去借钱，台长突然说，等一等，我们可以想想办法！台长于是派人叫我去。我当时负责“浦江直播”栏目，我在办公室里正策划新一期的内容，是关于“学生书包为什么这样沉重”的话题。我们的“浦江直播”栏目开通一个半月，收视率直线上升，引起上上下下的注意。不过，我心里明白，再好的节目时间一长观众也会厌倦，为了稳住收视率，我必须不断寻找热门话题，给观众制造新的兴奋点，尤其具有轰动效应的兴奋点。台长对我的工作十分赞赏。走进台长办公室，就见沙发上坐着一对年轻夫妇，低垂着头，神情沮丧。

台长对我说：小王，这位是祝文华，这位是汪美霞，他们九岁的孩子祝亮失踪两天了。

离家出走？前两天刚看见报纸上有三个少女离家出走的消息，多少人为她们捏着把汗，可是我那十岁的女儿竟然对她们羡慕不



已,说什么她们倒开心的呀,不要考试了,没人管她们了!大有也想离我而去的意思。我不禁火从中来,我对她说:你身在福中不知福,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。你要是觉得学校没劲家里没劲,你就离家走吧!要想另找个不管头管脚的父母也可以,你要不要试试?我女儿鼻子哼哼两声,终究没胆量跨出我家那道门槛。我对台长说:这话题倒蛮好,观众要看,不过要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,深入讨论怕有困难。

台长说:你别急,先听听情况再说。你也是母亲,可能会有一些相同的感触。汪美霞,你说说情况。

汪美霞于是详详细细讲了儿子失踪前后的事,看得出来,她已经说过多遍,对于每一个细节,她都回忆得点滴不漏,丈夫祝文华几乎没有插嘴的余地。

前天,汪美霞因为下岗待在家中没事干,外出找工作,很晚才回家。见屋内空空,有点奇怪,平常这个时候,亮亮已经坐在饭桌前做功课了。她左等右等,一直等到天黑,儿子还是没有回家,就一个人赶到学校去找。学校里空空荡荡,一片漆黑,一个学生也没有。好说歹说,说通了看门的老头,要了班主任陈老师的电话。一个电话打过去,哪想到陈老师说,我正想找你们呢!你们亮亮今天怎么没来上课?我还以为他病了,要是生病有事,就该写个请假条啊!

汪美霞一听真要厥倒。她心急火燎赶回家,丈夫正忙着烧晚饭,听见开门声就埋怨说:你们娘俩到哪里去了?这么晚还不到家!我在医院门口看自行车立了一天,吃力得要命,还要回来烧饭!汪美霞气喘吁吁问:祝文华(每当她连名带姓叫丈夫名字时,说明情况严重),今天早上,你有没有把亮亮送进学校?

祝文华说:送啦,怎么了?

妻子说:亮亮没去上课,到现在还没回家!

祝文华吃了一惊,铲子一扔:要死快哉,这只小赤佬竟然敢赖



学!

汪美霞说:我问你,今天早上你是不是看着他进学校大门?

祝文华说:我把他从自行车上放下来,看着他穿过马路往学校门口走去的。

妻子双手揪住丈夫的胸襟:我问的是你有没有看见他走进学校大门?

祝文华说:我是看着亮亮穿过马路,他碰见一个女同学,两个人打招呼,一齐向校门走去。

妻子依然抓住他的胸襟不放:死人,我问的是你到底有没有看着亮亮走到校门里面去?!

丈夫说:美霞你别激动,每天都是这样,骑到学校门口,放下来,我看着他穿过马路,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走了。

汪美霞抡起拳头捶打丈夫:你连等他进校门都来不及了吗?你这棺材,你还我儿子!还我儿子!

祝文华一边躲闪着,一边说:美霞美霞,我们应该快点去找,这么晚了,勿要怪来怪去!

汪美霞这才松手,祝文华关了煤气,两人匆匆忙忙奔出门去,四下张望。马路上车辆穿梭,人来人往,到哪里去找呢?两人寻思,会不会在公园里白相?天都黑了,能白相啥?要么在电子游戏机房?汪美霞说他没有钱去电子游戏机房,他连游戏机房门口都不张一张的。那么在同学家?这倒有可能。可是,这么多同学,到哪一家去找呢?两人慌慌张张找到陈老师家。陈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,有点发福,头发也有点发白。她是班主任,教语文,区优秀教师。汪美霞说,她教的班级,升中学语文考试平均分数总是区里第一名,许多家长想方设法开后门也要把孩子弄到她教的班级。陈老师正在家里改作文,见祝亮父母来,知道孩子还没回家,觉得事情有点严重。她当了二十多年教师,遇到孩子逃学的事也不是一次两



次,但是这件事发生在亮亮身上,她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亮亮是个乖孩子,不会惹事生非,平日不声不响,虽说成绩不太好,但学习还认真。难道和昨天那件事有关?陈老师脑子一闪念,又马上否定,怎么会呢,老师说学生几句是很平常的事,祝亮身上没有骄、娇两气,但是,不管怎么说,她是祝亮的班主任,她有责任帮他爸爸妈妈一起去找亮亮。陈老师放下作文本,和祝文华、汪美霞出了门。她知道祝亮平时和哪些同学比较好,就到那些同学家里打听。时间飞快过去,一家又一家,一个又一个,找到后来,已近半夜,孩子们都睡下了。有的家长一听有同学失踪,忙把孩子从睡梦中推醒;有的家长虽然不情愿,见是班主任老师,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,连骗带劝把孩子哄起来;还有一家亮着灯正在打麻将,洗牌声哗哗直响,听到敲门声,竟一下子灭了灯,死活不开门,弄得三个人十分懊丧。陈老师说,怪不得这个同学成绩不好,在这样的环境里,怎么能学习好。最后,他们才在一个女同学家问出点线索。那女同学说,亮亮和她一起进校门的时候,突然说要到校门口那家烟纸店去买橡皮,这时预备铃响了,那女同学叫他中午放学再去买,她把橡皮割半块给他。亮亮说,他不要她割一半给他,他要自己去买。后来,后来……那女同学说,他就一直没有进教室。那女同学说这些的时候,迷迷糊糊,双眼蒙眬,说完回到房里,倒头又睡。三人一听,直奔校门口卖杂货的小店,深更半夜,把小店门敲得震天响。半天,老板娘蒙眬着眼出来开门,见三条黑影堵在门口,吓得什么似的:你……你们要干什么?

汪美霞急忙说:对不起,今天一早,有没有一个男孩子来你这儿买橡皮?

老板娘打了个哈欠说:每天买橡皮的学生多啦,我怎么记得住?

祝文华一急嗓门就粗:你好好想想看!



老板娘说：你凶啥个凶？

陈老师按了按祝文华的胳膊，示意他不要粗鲁，她和气地对老板娘说：是这样的，我们班一个男同学到现在还没回家，有同学说，他在早晨预备铃响的时候，到你店买橡皮，后来就不见了。

老板娘一听，睡意全无，赶忙把披在身上的衣服穿穿好：不早讲！都深更半夜了，小人会到哪儿去呢？

汪美霞说：所以呀，我们急死了，拼命在找，谢谢你帮我们仔细想想。

老板娘边想边说：早上上课前，小店买物事的人很多，有人买尺，有人买铅笔，有人买香烟，你这小人长啥样子？汪美霞比划着：圆面孔，胖胖的，这么高，眉毛很浓，像伊爸爸一样，穿一件蓝白格子茄克衫，青色长裤……陈老师插问：今天是星期一，有升旗仪式，祝亮没穿校服？汪美霞说：昨晚吃晚饭的时候，不知怎么他把菜汤撒在校服上，我把校服洗了。陈老师说：按规定应该买两套校服才是。祝文华一听来了气：两个人都下岗了，哪有那么多钞票买校服！陈老师连忙调转话题：戴红领巾了吗？汪美霞说：戴了，还别着小队长标志，书包是墨绿色底拼杏黄色斜条。老板娘一边听一边闭着眼睛想：墨绿色底拼杏黄色斜条，唔，好像是的，记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个孩子，不过，他好像不是买橡皮，他拿出一元钱，要买什么……对了，透明胶纸。我说这个东西没有的，文具店才有，他就走了。这时上课铃声响了，这孩子还慢吞吞地在周围转，没往学校奔。我心想，他应该跑啊，怎么一点也不着急？后来，有一帮民工买香烟，我就招呼他们，把这事给忘了。祝文华问：你没看见有人和他说话什么的？老板娘摇摇头：他只是一个人，我做了几笔生意，就再也没见到他。汪美霞急得跺脚：这么说，他没有买橡皮，他问我要一块钱是说买橡皮的呀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老板娘说：不要急不要急，这种事体急不得，你们报过警吗？祝文华一拍脑袋：糟糕，寻了半夜，怎么就



没想到报警！三个人赶忙往派出所跑。陈老师要他们回去看看，是不是亮亮已经回家了，她的经验，小孩子一到晚上就害怕，就会想着回家。汪美霞让祝文华回去看看，她和陈老师赶去派出所。

汪美霞前脚进派出所，祝文华后脚气喘吁吁奔来。汪美霞连忙迎上去：怎么样？有消息吧？

祝文华说：没有，亮亮还是没有回来。邻居桑妈妈他们一夜没睡，一直望马路上张，头颈张得发酸，就是没有亮亮的影子！

汪美霞一听，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，失声哭了起来：亮亮，亮亮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妈妈急死了呀……祝文华扶着妻子的肩膀劝道：美霞美霞，你别着急，总归找得到的，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！派出所值班的是一个年轻民警，姓林，样子还和气。他叫他们到里面去，仔细询问了情况，做了记录。他说：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哭没有用，关键要多提供各种线索，大家一起分析，想想看，孩子会不会上外婆家、奶奶家或亲戚朋友家？孩子这两天有什么异常？学校里发生过什么事？有没有陌生人和他来往？我们碰到这样的事不是一桩两桩，一般来讲，走掉的孩子大多数找得回来。

汪美霞停止了哭泣，祝文华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给她擦了擦眼泪。汪美霞说：我们家命苦，爷爷奶奶，外公外婆早没了，只有一个阿姨，住得很远，在曹家渡，我给她打过电话，她说亮亮根本没去过她家。民警说：那么，你们再想想孩子这两天有什么异样？汪美霞看看丈夫，想了想，说：没有呀，他昨天晚上回家，吃了饭乖乖地做功课，一直做到九点钟才做完让我签字。我发现他有道数学题做错了，叫他改，改得快九点半了。他理书包的时候磨磨蹭蹭，说好像还有什么没来得及做。我问他什么作业，他说不是作业，我说不是作业是什么，他说没有什么，我就让他快点洗脸洗脚上床睡觉。这么小的孩子天天弄到十点钟才睡，想想真作孽！祝文华打断妻子：他好像问你要钱是不是？



汪美霞说：是啊，他在床上睡了半天，我以为他睡着了，他突然叫我，妈妈，我要买橡皮。我说你橡皮呢，他说丢了。我起身给了他一块钱，帮他放在他铅笔盒里。一会儿他又说，妈妈，我看到人家小朋友买的喔喔巧克力豆很好吃的。我说，等妈妈找到工作，钱多赚点，每月给你零用钱，随你买。他说，好的呀！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，妈妈，我们班有个小朋友叫佳佳，到我们家来过的，她爸爸给他买了个放CD的沃克曼，她放在书包里，下课的时候偷偷给我听，那声音好好听得要命！我说，你好好读书，考上班级前三名，我再穷也要给你买一个。他在床上翻来翻去好久不睡，我心想，他老早不是这样，头一粘到枕头就打小呼噜。我说，亮亮，你今天怎么了，还不睡？他说，妈妈，我还要买一种透明的胶纸。我问派什么用场？他说反正学校要派用场的。我说，要多少钱？他说不知道，一块钱大概不够的。我说，你们学校也是的，一会儿要买这，一会儿要买那，月底了，妈妈的钱不多了，等两天发了工资给你买。他不响。一会儿，他又说，妈妈，陈老师喜欢佳佳，不喜欢我。我说，那你就学佳佳。佳佳学习好是不是？他说是的，她总是第一名。我说，那你学习要加油，只要功课好，妈妈什么都给你。说着说着，他终于睡着了……祝文华埋怨道：你真苛刻，钞票不舍得，前三名一直挂在嘴上，一个班级四十几个人，哪有这么多前三名？你从前读书的时候是不是前三名？

汪美霞辩白说：正因为不是前三名，我大学也没考取，现在只好是下岗的命。

民警小林劝道：不要怪来怪去，你们一夜没睡，太吃力了，先回去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马上向分局汇报，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通气。

三人于是走出派出所，祝文华搀扶着汪美霞，陈老师默默地走在一边，若有所思。

祝文华对陈老师说：陈老师真对不起你，天都快亮了，你快回



家吧,明天,噢不,应该是今天,你还要上班,真不好意思。陈老师诚恳地说:这没什么,亮亮说我不喜欢他,其实,孩子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,孩子找不到我也着急,我是班主任,有责任的。

汪美霞这才发现刚才在派出所说漏了嘴,忙说:陈老师,是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,这事和你不搭界的。

祝文华说:我看,说不定亮亮被人家拐骗了。

汪美霞说:这么大的孩子,哪有这么便当跟人家走?

陈老师说:可能性不是没有,我先走了,回去还要买小菜早点心,我会和你们再联系,你们也不要太难过,说不定亮亮今天就会回来,小孩子不懂事,在外面过一夜,尝到滋味,下次打他也不会走的,再会了。再会再会!祝文华和汪美霞连忙说。

祝文华想了想,突然追上去,叫道:陈老师,亮亮前天在学校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?

陈老师一怔:没有啊,怎么了?

祝文华说:我只是问问。

陈老师说:我再去调查调查,问问班上小朋友和其他任课老师,有什么情况再告诉你们,再会啦!

祝文华忙说:再会再会!

两人望着陈老师远去的背影,虽然亮亮没找到,心里还是十分感激陈老师的帮助。祝文华说:亮亮怎么老是说陈老师凶呢?我看她不像很凶的样子。

汪美霞说:小孩子喜欢把严格说成是凶。你看亮亮总是说我凶,说你不凶,就是因为你从来不管他的功课,太宠他。

祝文华说:功课功课,又是功课!你们就知道逼着他做功课,有什么屁用!

汪美霞说:功课好,将来考个好学校,找个好工作。

祝文华说:功课好的人照样下岗。我在学校的时候,全年级考



过第一名,现在呢,只能在街上看自行车!

好了,好了,我不跟你争。汪美霞说着,疲倦地依在丈夫身上。祝文华紧紧挽着妻子往家走去。

家里到处是亮亮的影子。走进门,看见亮亮的拖鞋;洗把脸,看见亮亮的牙刷毛巾;坐下来,看见亮亮放在桌上的铅笔和本子;站起来,看见晾在竹竿上的亮亮的校服……汪美霞受不了了,她一分钟也不能呆在家里,重又跑到马路上,茫然地走着,祝文华紧紧地跟在后面。

不一会儿,太阳出来了,孩子们上学去了,满街欢蹦乱跳的孩子在汪美霞眼前晃动。她盯着那些男孩的身影,眼睛发直。丈夫跟在后面说什么她压根儿没听见,走着走着,她发现丈夫不见了,她以为他又去那家街道医院,去看那些自行车去了。祝文华其实根本没去看自行车,他对妻子说,亮亮可能被人拐骗,如果被拐骗,拐骗犯可能还会出现。他要去学校门口守候,观察每一个可疑的人。他要从蛛丝马迹中查它个水落石出。

祝文华站在校门口对面马路的一棵夹竹桃树下,仔细观察周围每一个摊头,每一家店铺,每一个走过去的人,尤其把眼睛盯着那些外来民工。他一根一根吸着口袋里那包大前门香烟,直到只剩下一只香烟壳子。

突然,学校的大门开了,一群孩子叽叽喳喳,欢笑着拥出校门。不知什么时候,校门口冒出许多接孩子的家长,伸长脖子往大门里望着。祝文华多么希望亮亮像从前那样,突然从人堆里冒出来,喊着爸爸,扑过来,跳上他的自行车,嚷着,爸爸我肚子饿,饿死了,快点回去!想到这里,祝文华的眼睛湿润了。亮亮爸爸!一个孩子的声音惊扰了他。祝文华回头一看,是亮亮班上的女同学,住在他们家隔壁弄堂的佳佳。

佳佳抬起头,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他:亮亮爸爸,亮亮回来了



吗？

祝文华说：没有，亮亮没有回来。

佳佳说：我老难过的，都是我们不好。

祝文华奇怪地说：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

佳佳说：我们惹他生气了。

祝文华说：他生什么气？

佳佳凑近祝文华，小声地说：陈老师不让我们说。

祝文华一惊：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让我说？

祝文华弯下身子，想听听佳佳究竟要说什么。

佳佳凑到祝文华的耳朵边，刚要说什么，只听陈老师在喊：佳佳，佳佳，快回家吧，你奶奶要等急的，吃了中饭早点来出黑板报。

佳佳“哎”了一声，一溜烟跑了。

祝文华抬起头，看到陈老师手背在后面，站在校门口，严肃地注视着学生穿马路。

陈老师！祝文华叫了一声。

陈老师像是才看见他，忙说：哦，是亮亮爸爸，亮亮有什么消息吗？

祝文华说：没有，学校里有什么消息吗？

陈老师说：没有啊，校长和老师都急死了！校长今天还召开紧急会议，要班主任老师特别注意学生的思想状况，及时发现不正常的苗子。你来学校是……？

祝文华说：我来学校周围转转，看看有什么异常情况。

陈老师说：要不要到我办公室坐坐？

祝文华说：不了，不了，我要赶回家去，亮亮妈妈一定等得很急了。

祝文华离开校门口直奔佳佳住的弄堂，他不知道这个小女孩住在几号。他七问八问，一家又一家打听，终于在装修得很豪华的



一家人家找到了正在吃中饭的佳佳，一个穿着讲究的老太太正在给佳佳盛一大碗鸽子汤。佳佳一见祝文华，就叫道：奶奶奶奶，这就是亮亮爸爸。佳佳奶奶连忙放下手里的碗，说：哎呀，亮亮爸爸，你快坐，你们家亮亮有啥消息了吧？

祝文华满头是汗，说：没有消息，我想来问佳佳几句话。

佳佳奶奶同情地说：问吧问吧，真正作孽，这么大个孩子突然就不见了。

祝文华说：我们亮亮一直说佳佳最懂事，他最佩服佳佳，说她心眼好，成绩好，前天晚上临睡前还说起佳佳呢。

佳佳奶奶说：是啊，我们佳佳真是乖孩子，人见人爱。

祝文华转身问佳佳：你们陈老师今天对你们说什么了？

佳佳看了一眼奶奶说：没说什么呀！

祝文华奇怪道：那你刚才在校门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
佳佳支吾着：我们陈老师叫……叫我们不要多议论亮亮的事，不要妨碍上课，她说，亮亮总归会回来的。

祝文华问：那么，小朋友们议论些什么呢？

佳佳奶奶忙说：亮亮爸爸，佳佳不懂事，小鬼头讲话瞎七搭八，你不要当回事。

佳佳撅起嘴：我没有瞎七搭八，小朋友都很想亮亮的。亮亮从来不敢欺负我们女生，他和我最好了。

祝文华说：佳佳奶奶，我是怕亮亮在学校里有什么事，不放心，才来问问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的。

祝文华回过头来又问佳佳：老师除了叫你们不要议论，还说些什么呢？

佳佳又看了奶奶一眼：老师说，亮亮不是在学校里失踪的，这事和学校没有关系，不过陈老师昨天一夜没睡，帮亮亮爸爸妈妈一起找亮亮，这是她应该做的。



佳佳奶奶说：看看，你们陈老师还是蛮有责任心的。

祝文华说：这倒也是，陈老师昨天也很着急，像自己的孩子失踪了一样。

佳佳说：陈老师好是好，可是凶的时候很可怕的……

佳佳奶奶打断孙女的话：老师凶还不是为你们好，你们要是乖的话，老师会凶吗？

祝文华见佳佳吞吞吐吐，很不放心：佳佳，告诉我，亮亮这两天在学校里发生过什么事吗？

佳佳再一次看了看奶奶，奶奶瞪大眼睛看着佳佳。

佳佳摇摇头说：我不知道。

佳佳奶奶说：我们佳佳，除了读书，不管闲事的。

祝文华揣着满肚子疑惑，回到家。汪美霞在街上兜了一个上午，又到自己妹妹家去哭了一场，也回到了家。两人默默地坐在桌子旁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突然，汪美霞的眼睛落在亮亮床头的储蓄罐上，那是一只白色的瓷猪，两颊红红，鼻子可爱地往前拱着。汪美霞拿起来摇了摇，没有声响。她把储蓄罐底下的塞子拔去看看，里面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前两天她还听亮亮说，猪肚子里有十几元硬币。这么说，亮亮把零用钱拿走了，他要这些钱干什么呢？祝文华说：也许就是为了买那个什么透明胶纸，还有喔喔巧克力豆。都是你呀，这点钱也不肯给，现在好！汪美霞后悔得要命，只得让丈夫说去，但是，她不相信，亮亮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上课不回家的。邻居桑妈妈端来了热菜热饭，劝他们吃，说：饭总要吃的，吃了才有气力去找。汪美霞禁不住又流下泪来，才一个晚上，她已瘦了一圈，眼圈黑得像熊猫。桑妈妈说：美霞你快吃点，吃了歇歇，睡一觉，人是铁饭是钢啊！祝文华为了让妻子吃一点，勉强扒了几口。他把遇到佳佳的事说了一遍。两人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佳佳要说“都是我们不好”，为什么陈老师不让小朋友议论。汪美霞说：陈老师是优秀教



师,大概怕影响她的声誉。她一再说,要是发现亮亮没来学校立即打电话给我们,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,她是怕有麻烦。祝文华说:浑身不搭界!既然不是在学校里不见的,陈老师有什么麻烦?汪美霞说: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学校最怕家长怪他们。我本来也想过亮亮阿是被骗子骗掉的,现在看看他把储蓄罐里的钱拿走了,好像是有准备的,但是,这点钱他能派什么用场呢?桑妈妈说:我看你们应该到电视台去登个寻人启事,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,电视上常常放出一条字,说要找什么样的人,穿啥衣裳,长啥样子,阿要去试试?要是亮亮被别人拐了,电视上一播,人家看到可以报案;要是孩子是自己出走的,别人看见,也可以送他回来。汪美霞不等桑妈妈说完忽地一下站了起来,祝文华一拍脑袋:对呀,哪能早没想到?

第二天,我们“浦江直播”决定讨论孩子离家出走的问题。这不是热门话题,但是“孩子”和“失踪”本身具有敏感性和神秘性,观众会感兴趣,收视率一定不会低。如果通过我们这档节目,把祝亮找回来,进行追踪报道,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。台长希望我掌握分寸,不要把节目做得悲悲切切,不要过于暴露阴暗面,不要引起什么矛盾,而是认认真真讨论,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然而,汪美霞和祝文华不愿意在电视上露面。汪美霞说:我哪有心思开会,我心里难也难过死了。我要回去找亮亮,作兴亮亮正在回家的路上。祝文华说:讨论有啥讨论头?我去借钱,我宁愿出钞票给你们登寻人广告。我耐心地劝说他们,我说电视观众多,影响大,外地也看得到,我们发动电视观众一道来帮你们找,作兴亮亮很快就能找到的。汪美霞一听就不吭声了。祝文华说:这样一来,我和美霞台也坍光了,人家还以为亮亮有啥不好呢!我说:只要孩子找回来,比什么都重要,还考虑这么多干吗?再说,观众通过这档节目,受到教育和启发,有问题的家庭还可以防患于未然,有什么不好?汪美霞疑惑地:你这么说,我们家里阿是真有啥问题?我忙说:不不不,你不要